

# 齐豫潘越云33年后为三毛而唱

1985年11月1日这天,华语乐坛中诞生了一张颇具历史意义的唱片——《回声 三毛作品第15号》。这张唱片由作家三毛作词,李泰祥、陈志远、陈扬、李宗盛等大师谱曲,齐豫与潘越云担任演唱,三毛的个人旁白贯穿其中,留下了独特的人文与音乐气质。同时,这张唱片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本地制造的CD——当时,滚石公司率先从日本引进了雷射唱片(CD)生产技术,而《回声》就成为了滚石1986年1月推出的前五张CD中的第一张,编号为RD-1001。

时隔33年后,《回声》终于由尘封在往事中的专辑变为了演唱会,演唱者依旧是齐豫与潘越云。这场名为“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——三毛·齐豫·潘越云《回声》”演唱会已于今年6月在台北小巨蛋首演,8月17日将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,并启用四面舞台。

前不久,齐豫与潘越云来到北京接受了记者专访,二人共同回忆起了不少往事,也透露了此次演唱会的筹备前后。据悉,北京场将延续台北场的一个特别环节——由潘越云演唱《橄榄树》与齐豫演唱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串联在一起。齐豫也表示与其他演唱会相比,“回声”可以说是一场“文学性”很浓的演唱会。“33年之后再唱这些歌的确很不一样,有一种增厚的感觉。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对三毛的想念,再去寻找我们之前认识的或没有注意到的三毛。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三毛的忠实读者,我们两人也会带来经过时间积淀的嗓音。”

## ■初识三毛

她声音孩子气,却勇敢如侠女。

潘越云: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接触三毛的第一本书就是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。那时我们现实中还不认识三毛,但是从她的文字和照片里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同一脉的,衣服很民俗风,从她的书里知道了她到的每个地方,也带来了一些冲击。我觉得三毛的书让我打开了很多视窗,虽然那些地方我都没去过,但从她的书里能去了解很多故事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想



齐豫潘越云



同名演唱会中处处都有三毛的“身影”和文字



《回声》唱片封面

到能跟三毛合作,而且是唱她的半生故事,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去预测。

齐豫:对,因为在《回声》之前,我就唱了《橄榄树》,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我唱了三毛的作品应该就认识她了,其实不认识,因为那时大概1978年,三毛不在台湾,而且我唱《橄榄树》的时候,这首歌她已经写好许多年了,后来真正

要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才真正看到了三毛。我记得那时三毛跟我们唱片公司的董事长二毛(段钟沂)是好朋友,当时校园民歌又在发展,二毛就跟她邀约说有时间写写词给我们啊。然后过了一年,三毛有一天就拿着这些词过来了。不过这些词后来被我们改造了,因为当时她在文化大学教书,写的东西

比较古典,而我希望写出她书里面的故事,后来她就重新写了一版。

潘越云:当时我们经常去三毛家听她讲那些歌词里的故事,那段时间非常美好。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最深刻的是,因为照片天天看书也知道,可是我不知道她讲话的声音是那样轻柔,会有一点孩子气。

齐豫:她喜欢用叠句,形容东西的时候就会用“好,好,好”那种,她写完词以后,就会朗诵一遍给我们听,把情绪带进去。她给人的感觉是很柔弱很轻柔,可是却跟她的那些勇敢行径不太一样,比如说到了撒哈拉之后第一个愿望就想横越撒哈拉,她那种对未知强烈的好奇心跟柔弱的形象,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有点拉不起来,她应该像个侠女一样。

## ■三人相处

都是最适合穿波希米亚裙的女人。

齐豫:我记得,当时在她家里看到什么东西都是民俗风,这个是埃及来的,那个是南美来的,木桌子,榻榻米,还有一个大车轮在后面,我们就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听她讲故事,有的时候听到真的会很心疼会掉眼泪,有时候又哈哈大笑。当时的制作人王新莲、我跟三毛就比较活泼,我们三个讲话比较大喇喇,然后阿潘就比较安静,好像一个雕像一样坐在一边欣赏我们几个,就是很细致很端庄,然后三毛就说你像一幅画。

潘越云:这种话由一个作家讲出来就特别不一样。我记得三毛有一个埃及的盘子很漂亮,上面的文字我们也看不懂,但是我非常喜欢。我跟三毛说,如果哪天这个盘子你不要了,第一个一定要卖给我。然后她就说,阿潘你去照镜子,你根本就是埃及人投胎来的。后来三毛在她的一本书里还提到了这段故事。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很珍贵。而且自从三毛讲我像个埃及人之后,我就开始把眼睛画成埃及人。我也真的很喜欢埃及文化,虽然我没去过,只有一经过过。我还记得当时坐飞机经过埃及上空的时候,是旁边的蔡琴告诉我的,她说快起来起来,看你

的国家,看你的金字塔,然后我一看,原来金字塔不是只有一个啊,而是有好多个。

齐豫:我也是,以前都不敢穿花的衣服,就喜欢素色的。后来就喜欢上这种吉卜赛女郎的感觉。我们去做衣服,一看印度的尼泊尔的,无论怎么挑怎么拿,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文化的,颜色也比较浓郁比较原始一些。三毛也说过,在台湾,只有3个女人适合穿波希米亚风格的大花裙,就是三毛、潘越云和齐豫。直到现在,我们的演唱会服装也是自己挑布料来设计。最后出来的效果,你是豪华版的波希米亚风,我是嬉皮版的波希米亚风。

## ■录制《回声》

三毛说我们唱,黄韵玲是“救火部队”。

齐豫:其实录制《回声》的时候我们好像还不是太熟,我进滚石是84年,很晚了,你是滚石的元老。如果我们要是熟的话就一定是一起做过宣传,比如说那时候同时出片,然后我们同时会在公司出现上通告,欢笑满屋子,像黄韵玲的欢笑声就会把屋顶都掀开。所以我们应该是做《回声》开始比较熟。

潘越云:我们一起录音然后做宣传做通告,还去尼泊尔拍了一个电视专题,也跟三毛去了一些大专院校做演讲,我还记得一排桌子在舞台上,都是三毛在讲,我们唱歌就好。

齐豫:是的。其实这张专辑的曲找到了很多老师来写。因为看到词就有点听到了音乐,比如看到《谜》就觉得一定是民谣,《七点钟》应该会比较流行一点,然后《飞》有点落寞。《晓梦蝴蝶》也一定是你的声音,一定是委婉的,《沙漠》就给我唱。《梦田》又跟《谜》一样,是一个很对仗的很简单的民谣。我记得《梦田》中间有一段合音,写合音的时候我们很伤脑子,而那个时候黄韵玲刚刚加入公司,是滚石的小妹妹,才十几岁。不过她是专业学音乐的,这段合音成为了她在滚石接的第一份工作,几千块钱台币。后来她写得很棒。她自己也很开心。

潘越云:我听到莫文蔚

最近也翻唱了《飞》,非常好听,又是另外一种味道。那个吉他弹得真好,莫文蔚唱得真好,其实我最早还听过毛阿敏的翻唱。

齐豫: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,我觉得能够让人家去重唱特别好。也不用担心比较的问题,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唱法,他们有他们的共鸣点。

潘越云:我们这次演唱会也有一首新歌送给三毛姐姐。本来是你作词,然后我就说,那你让我写曲啊,你就说,好啊好啊。

齐豫:但后来你其实要唱《橄榄树》要唱《不要告别》,这都不是你原来的曲目,每天都要练,时间又很紧迫,所以我就想说我不要再为难你了,后来我们就找黄韵玲,救火部队。而且我的词也拖了很久,我是在飞秘鲁的飞机上就把这个词写出来,三毛也去过那儿,我就在秘鲁的飞机上有了灵感,突然就写出来了。

## ■办演唱会

总觉得三毛也会来听这场演出。

潘越云:其实这些年间,有很多人都来谈过想主办这场演唱会,但一直没有成功。直到这次终于可以举办了。

齐豫:这次再唱这些歌,感动也很多。我记得我在试音的时候,看到舞台这么漂亮,感觉在努力了这么久之后,好像一切都要成真了。对着这些空空的座位时,我一时间特别感触。因为整个的曲目设计里面,是有我们一人选一首给自己的歌,那时候我就特别选了凤飞飞的《掌声响起》,其实这首歌不只是说一个歌手对于观众的回馈,而是每一个人在人生里面的努力。我当时就看到这场演唱会每个人都花很多的心力,舞台设计、灯光和视频的设计,大家都很喜欢三毛,倾注了很多心力,所以我突然间就有点哽咽,那种就唱不出来的感触。所以有的时候觉得音乐的力量真的很强大,那种哭并不是难过,而是一种开心和喜悦。有的时候我还有一种感觉,就是我真的觉得她们可能也会来听这场演唱会,包括凤飞飞姐姐和我们的三毛姐姐。(据《新京报》)